

在钢筋水泥的城市脉搏里，总有一种声音能穿越岁月的尘埃，叩响最深沉的乡愁之门。它或许是市井巷弄的吆喝，或许是祖母口中的童谣。对芝英镇街头村的陈天雄而言，这声音便是融进骨血里的家乡方言——永康话。今年68岁的他，足迹曾遍布大江南北。永康方言在其跌宕的人生中沉淀发酵，成为他打开智慧宝库、沟通广阔世界的密钥。

陈天雄： 乡音如钥启乾坤

夏夜井头话传薪 四方铁锤响乡音

永康话，就是我故乡的心跳声，魂牵梦绕，从未走远。在我十几岁光景的夏天，太阳烤得大地发烫，到了晚上，街头村井头沿就是我们这些孩子的天堂。村里老老少少聚到一块儿，大家提着木桶，打起冰凉的井水，哗啦啦地浇在滚烫的石板地上，一股带着泥土清香的凉气就蒸腾起来。大伙儿草席一铺，或躺或坐，摇着蒲扇，把满天星斗当作屋顶。

那会儿，没什么别的消遣，村里的老人家，就是我们最好的故事匣子。他们嘴里的“大话”（方言故事、传说），比天上的星星还引人入胜。我年纪小，听着听着，便入了迷。那些故事，像种子一样落在心里。说来也怪，别人讲一遍，我就记住了个七七八八，到下回和小伙伴们玩耍，或者在别处乘凉时，我也能磕磕巴巴地把故事复述出来。这些流传在祖辈口中的奇闻轶事、谚语俚语，就像细水长流，无声地

滋润着我少年时光的记忆沃土，积累成我最初宝贵的“方言财富库”。

17岁那年，我背上行囊，跟人学打铁，开始了在外谋生的日子。打铁是个力气活，而且工作节奏还很单调。当时的娱乐方式很匮乏，连收音机都是稀罕物。漫长的劳作中，口口相传的永康顺口溜，就成了我们解乏提神的精神食粮。打薄刀（菜刀）、三面銼（凿）四面锉，打不起薄刀大硬屙（没用、饭桶）。这样带着浓浓乡土气息甚至有些粗粝直白的调侃，在铁匠铺里传开来，总能惹起一阵会心哄笑。

我们一边抡着大锤锻打铁件，一边讲述着从家乡带来的故事、笑话、传说。就在这锤声与笑声、汗水与乡音交织的节奏里，身体的疲惫仿佛也被驱散了不少。那段火热的青春岁月，那些流传在铁匠间的方言智慧，就这样深深烙进了我的血液里，成为永康话在我生命中最具烟火气的底色。

方言密码巧沟通 助力学子闯天涯

命运的转折点发生在高考恢复后的第二年。我幸运地考上了金华农业学校，后就读于绍兴市农业学校。

踏进校园的那一刻，我深感知识的浩瀚。当时的校长曾赴日本留学八年，课堂内外，他时常提起日本在农业领域的领先技术，其中有不少值得我们学习借鉴的地方。听着这些，我心头渐渐涌上一个念头：光靠书本上有限的内容，或者仅仅通过英语来间接获取西方的农业知识，恐怕是不够的。我们脚下的土地与耕作方式，似乎与隔海相望的日本有着更多相近之处，那里的经验或许能为我们提供更直接的参照。要真正打开世界农业知识的大门，获取第一手前沿信息，掌握一门外语迫在眉睫，而日语无疑是通向日本先进农业技术的钥匙。

于是，我下定决心自学日语。学习的艰辛自不必说，但在这个过程中，我竟意外发现了一个诀窍——永康方言的发音和日语有很多天然相似之处。许多日语假名的发音，与我们永康话的某些音节极其接近。这种天然的巧合，给了我莫大的自信和助力。

靠着这股钻劲儿，再加上家乡话在发音上赋予的独特优势，我的日语

词汇积累得很快。在省农干校培训的日语中级班上，我竟成了班里的“词汇王”。命运眷顾，后来有一次赴日学习的机会，要求学员懂农业技术且工作两年以上，我就这么脱颖而出。我到苏州顺利考取了日语等级证书，最终如愿踏上了赴日学习的旅程。

回望这段经历，不得不说是我故乡的方言——那早已融入骨髓的永康话，在无形中为我在异国他乡架起了一座语言的桥梁。

学成归来，我怀着一腔热情想为家乡做点实事。城关五金厂引进日本保温杯生产线，我就在现场当翻译，一字一句地沟通着技术细节。活塞厂要引进当时最先进的柔性活塞加工生产线，我又坐在谈判桌前，在日方代表和中方代表之间穿梭。谈判桌上瞬息万变，方言此时又展现出另一种妙用：当我需要和永康厂里的人快速沟通、商量策略，又不希望对方或别的省份客户立刻听懂时，永康话就成了我们之间最隐秘高效的“密码”。

一句快速、低沉的地道乡音，往往胜过千言万语的解释。这一刻，我深刻体会到，方言不仅是乡愁的载体，在关键时刻，它更是一股不可估量的沟通力量。



讲述人：
陈天雄 永康方言传播者

一心守护 活化石 声声 大话 盼有继

时光荏苒，进入了人生的秋天，我对永康话的热爱与使命感愈发强烈。2020年，永康市融媒体中心新增了《永康大话堂》栏目，犹如一股清泉注入我心田，我立刻自告奋勇报名参加。我想通过这个栏目分享乡土故事，讲述方言文化。

胡则是永康历史上著名的清官能吏，深得百姓爱戴。我以永康文联提供的《胡公传奇》作为蓝本，尝试着用“评书”的传统形式，用地道、充满韵律的永康话，来讲述胡公的生平事迹，展现他的高风亮节。整个过程中，我字斟句酌，力求让每个故事、每句台词都饱含方言的魅力。整整45集的《胡公传奇》录制下来，我的嗓子时常是哑的，但内心却感到无比充实。这不仅仅是讲故事，更是一次精神的洗礼，让我对胡公的精神境界、对永康本土文化蕴含的力量，有了更深层次的体认。后来，我还结合生肖文化，精心整理，讲述了当年在铁匠铺里听来的流传在民间的永康“大话”和俗语，又录制了十几集节目。前前后后60多集的讲述经历，是我为传承乡音、留住文化根脉尽的一份心力。

传承的脚步并未停止。去年，我又报名参加了永康市融媒体中心举办

的方言主持人大赛。初衷很简单，既是心头那份对母语的热爱在燃烧，也是想亲身感受一下，在我们永康大家对方言的热情究竟还有多少？看到不少年轻人已经不太会说，甚至根本不会讲永康话，我心里着急啊。参加比赛，本身就是一种无声的呼吁。

录制时，我使出浑身解数，号召亲朋好友、街坊邻居都来关注、收看、转发这些和方言有关的节目。我盼望这些声音能够传得更远一点，哪怕多唤起一个人对家乡话的重视，都是值得的。

我这一生，在杭州、福州、贵阳、哈尔滨四个省城工作生活过，普通话讲得算是可以了，但永康话——这最初的乡音，我从未想过丢弃。现在最大的心愿，就是希望永康的后生，千万别把根丢了。永康方言不仅是说话的腔调，它还蕴藏着永康人独特的思维方式和处世智慧。你看，形容人没责任感，我们怎么说？天不管，地不管，起个大早捧大碗（只顾自己吃喝）。说人没心没肺呢？撸把肚皮冇肚脐（肚皮摸摸没肚脐）。这些歇后语，精练、生动、辛辣，充满思辨的锋芒，闪耀着我们永康人特有的智慧火花。



陈天雄演奏二胡

记者旁白

听陈天雄用地道、激昂的永康话讲述着永康俚语，记者仿佛触摸到了一部鲜活的乡土智慧辞典。他的故事，正是走遍四方不丢乡音的生动写照。

透过他的讲述，永康方言的魅力跃然纸上：它不是凝固的“化石”，而是充满生命力、诙谐与哲思的“活体文化”。那些在井头沿、铁匠铺、谈判桌前、录音棚里回响的乡音，串联起个人的奋斗与

时代的变迁，更承载着一个地域群体的集体记忆与身份认同。

最美乡音，留住乡愁。正如陈天雄所言，永康方言内有乾坤，这乾坤是智慧，是历史，更是游子心中那缕永远无法割舍的乡愁。

守住乡音，就是守住了文化的根基与灵魂的密码。愿那扇由乡音开启的乾坤之门，永不关闭。

口述/陈天雄 整理/融媒记者 施俊涛